



味旦書

音樂是好的，花茶是好的，風景和想像也是好的，
但在兩個人之間，是一個海灣，
沒有橋，有看不見的暗湧。

葉輝 著

味旦書

音樂是好的，花茶是好的，風景和想像也是好的，
但在兩個人之間，是一個海灣，
沒有橋，有看不見的暗湧。

葉輝
著

唱著哀歌對抗時間的詩人

◎楊照

葉輝住在一座「日漸失憶的城市」香港，我住在另一座同樣不斷流失記憶的城市台北；葉輝在日日追逐浮象的新聞業工作了超過三十年，我從新聞評論再到新聞編輯的工作，也做了十多年。或許因為這樣相近的現實條件，所以寫起散文來，葉輝和我，往往都會以記憶作為貫串文字之流的主軸。

不過，我們兩人的相似到此為止。書寫記憶，我的慣用語是「我還清清楚楚記得」；而最常出現在葉輝文中的句子卻是「依稀記得」或「記得不太清楚了」。

葉輝寫的，不是簡單重返記憶現場，用文字復原那已逝了的時光。那時光只能「依稀記得」，產生的是一種恍惚失神的狀態，與其說在回憶，毋寧更接近痛悔回憶之不可靠，甚至回憶之不可能。

因而葉輝筆下，有一種莫名的哀涼，始終浮盪着。儘管文章裏有很多懷舊的成分，但葉輝從來不能或不願好好地懷想當年。他不是靜下心來，坐在窗前望着將落的夕陽，讓自己腦中盈滿過往形影聲音，那樣的寫作者。一次又一次的回憶，都讓他不安，站立踱步，往復尋找卻註定捕捉失焦。

所有還能清楚記得的，似乎也就不值得追憶了。藉着文字，葉輝試圖探究的，是那根底上的不可能。記不起來的細節、忘了名字的合影者，那些一般人視為理所當然必然自生活中快速流逝的，卻讓葉輝耿耿於懷，終夜難寐。

書中他藉別人的書信，表達了非常符合他自己寫作態度的困頓。「文字這樣隔……卻又是我唯一的憑藉。」是了，文字不是葉輝的首選，真正的選擇，是將所有一切記憶存留；文字是不得已，人無從記得一切，所以才不得不憑藉、依賴文字，在書寫中追索。文字和那逝去的經驗間，早已有了無可彌縫的距離，更糟的是，文字書寫相應帶來追悔的情緒，在追悔中書寫，又在書寫中體會更深的追悔。

在這一點上，明顯地，葉輝是個詩人，帶着詩人對於文字的曖昧態度，寫着他的散文，唱着他的哀歌。詩人不信任文字，不接受文字有可能精確表達感受，所以他們

不斷琢磨文字，希望讓文字靠近感受，每一分琢磨，都是成就，卻也都是折磨，刺激出更深的、絕對的失敗挫折。那真正顯影、取代經驗、情緒的文字，從來都不存在，但詩人卻又無法讓自己停止追求、琢磨。

「愛情衰亡，書寫才剛剛開始」。書寫永遠是落後的，永遠是不完美的替代，永遠面向某種遺失與消散。如果沒有遺失、沒有消散，那麼人只要好好認真活着就可以了，不需書寫。

令人驚心動魄，格言式的話語：「往事如沙，自尊心卻不是那麼想。」往事本來如沙，過去了就過去了，再也握不住抓不緊，這才是生活的真相。然而，我們的自尊——面對時間侵蝕的一種不甘抗拒吧——卻無法坦然接受這樣的真相，於是想要藉書寫挽留那必定從指縫間溜走的往事，更想要藉書寫創造一種自己並沒有徹底輸透的掙扎。

書寫無益於我們重建往事，只會使我們在追憶中悵然失眠，盯視昧旦之逝，但我們可以因此將被時間壓彎的脊梁挺一挺，不輕易認輸。

目次

唱著哀歌對抗時間的詩人／楊照

0
0
3

卷一 往事如沙

河水蒼涼，往事如沙

0
1
4

電影的旁白，餐巾上的詩

0
2
0

雙城的連體隱喻

0
2
5

觸及那不可觸及的

0
2
9

蘇州河邊的「明室」

0
3
3

一封信和一張照片

0
3
9

綠魔

0
4
4

大街上的過客

0
4
7

我思想，故我是蝴蝶……

我只不過是為了儲存足夠的愛

續集

白令海峽

書中花月

天寒遠山淨

滿院魚貓靜

婀娜夢與坎畹難

送你一顆息肉

淨重21克的魚

罐頭魚和另一個月亮

細軟

Que sera, sera

在同一條河裏洗N次腳

1	0	0	0	0	0	0	0	0	0	0	0	0
0	9	9	8	8	8	7	7	6	6	5	6	5
0	7	3	7	4	1	8	5	8	4	3	1	1

我的「初覺之室」

失散的石頭

1 1
1 0
5 7

卷二 最灰的時光

最灰的時光

1 2
2 2

旺角是一條時光隧道

1 2
2 9

夢回馬山村

1 3
3 5

黃南鏡器

1 4
4 3

河谷雜志

1 4
4 8

灣仔：剝椒大魚頭

1 7
7 1

無盡旅程：到處與無處

1 7
7 4

癩蝦蟆之死

1 7
7 8

粉紅色襯衣

1 8
8 3

卷三

縫紉機和雨傘

海灣

湄公河渡輪上的11、22和33

舊城一日遊

勿讓日出的黃音驚擾這塵寰

在天氣記載裏展示歡顏或愁容

煙迷你的眼

新奧爾良怨曲

光影詩人莫奈

沿江的砸石聲

黃山紀略

松前城花見

1
8
6

1
9
3

2
0
1

2
1
7

2
2
7

2
3
3

2
4
0

2
4
6

2
5
2

2
5
6

2
6
0

聲音的碎片

2
6
5

一杯牛奶的故事

2
7
0

在前院呆了大半生

2
7
5

蛛網塵封的日子

2
8
4

兩個人的生態哲學

2
9
0

縫紉機和雨傘在解剖台上的偶遇

2
9
7

擱在抽屜裏的信

3
0
6

且不回頭看究竟

3
1
0

墳中後記

3
1
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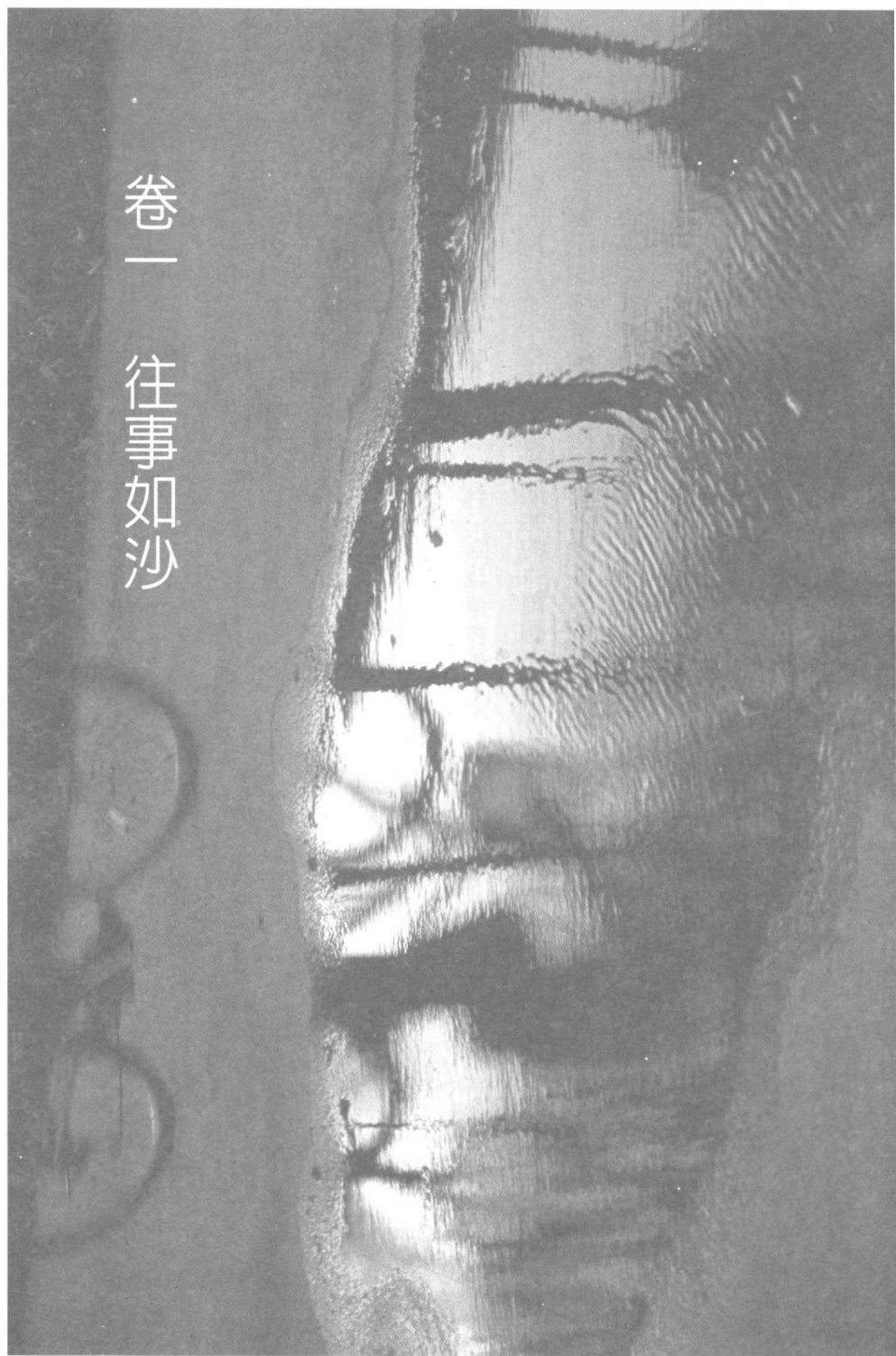
風和日暖，在墳前放一束鮮花

3
2
0

玻璃杯與玻璃杯

3
2
5

卷一
往事如沙



河水蒼涼，往事如沙

一

有一段日子，生活是這樣開始的：眼鏡在床上，恤衫在浴室（有時搭在洗手盆，有時放在浴缸），褲也許脫在沙發上，也許掉在地板上；至於鞋和襪，總要定一定神，花十分八分鐘在房子的一些角落找回來……

還有工作證，還有錢包，還有鑰匙，還有領帶，還有手錶……等等。

當這些身外之物都給尋找齊全，就鬆一口氣，細想：昨夜大概是喝多了。

總是給那段頹唐的日子貼上一些蒼涼而華美的標籤，比如辛波絲卡（Wisława Szymborska）的〈一粒沙看世界〉（*View with a grain of sand*）：

我們稱它為一粒沙，

但它既不自稱為粒，也不自稱為沙。

沒有名字，它照樣過得很好，不管是一般的，獨特的，永久的，短暫的，謬誤的，或貼切的名字。

.....

一秒鐘過去，第二秒鐘過去，第三秒。

但唯獨對我們，它們才是三秒鐘。

時光飛逝如傳遞緊急訊息的信差。

然而那只不過是我們的明喻。

人物是捏造的，急促是虛擬的，

訊息與人無涉。

原來都只是捏造和虛構。總算過去了，就好像偶爾想起一個人（如一粒沙），然後又忘了，忘了一段日子又忽然想起來，漸漸清淡，訊息與人無涉，漸漸不那麼上心了。

前夜的事忘了一大把（如一粒沙、兩粒沙……一把沙），卻想起了一小粒，日久而逐漸混淆，逐漸纏繞不清，逐漸分辨不出何者是真、何者是幻……如是者有若衣服穿穿脫脫，夢中如一夜，世上已三年了。

這個夏天又過得七七八八了，有時一口氣睡了十多個小時，醒來竟覺滿腦子空白，十分充盈的空白，精神十分飽滿，像充了氣的球，裏面充盈着最飽滿的空無……

往事如沙，衣物如沙。沒有人，也沒有事；沒有時間，也沒有掛牽……

那樣子的寧靜，實在有些可怕，像亞歷山大·托魯奇（Alexander Trocchi）的《少年亞當》（*Young Adam*）那樣可怕：河水蒼茫，一個男子在兩個女體之間靜默哀悼。